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耳食錄 第八卷

章琢古妻 友人朱青谷述一事：有林甲者，素有心疾，心之所向，魂輒隨之。

一日，仰視飛雁，見其翱翔自得，心羨之。入宣而病，忽覺魂遊舍外，旋有一人導之去。見一王長頸鳥噓，旁立者皆尚其形。王謂甲曰：「聞有獅天之志。凌雲之想，寧欲羽化乎？」因命一人持羽衣衣之。甲方遜讓，自視其身則已雁矣。遂與群雁俱翔，海碧天青，唯其所向，寫彭蠡之烟沙，宿瀟湘之蘆葦。忽有持弓挾彈，追而弋之者，群雁皆善避，唯甲不習，遂中左翅，嗷然而墜。

昏痛之際，倏已魂返，呻吟牀褥，躍然而起。問諸家人，言已死半日，唯氣尚未絕耳。猶記弋者為族子某，急使人告其故，則主人之雁，已為其不鳴而烹之矣。

又一日，臨淵羨魚，既歸而魂離，遂往浴於淵。有一魚頭人引之至一處，宮殿皆水晶所構。其中人語曰：「子非魚，何以知魚之樂今當使爾為魚也。」甲已懲羽族之苦，不欲更為異物，急辭不願。忽一人持一衣覆之，投之深池，覺五官百骸都非其故，悟己身已魚服矣。游泳清灣，依躍淺渚，侶蝦蟹而戲萍藻，乘風雨而駕波濤，頗調潛鱗差勝飛翼。然苦飢無食，唯淪水吞沙耳。間遇岸上垂綸，綸端之物芳香可味，熟視猛省，知其餌也，即掉尾不顧。後饑甚垂涎，聊一吞之，則鉤掛其腮，已上七尺竿頭矣。

視垂釣者，乃鄰人之僕，因大呼：「舍我我乃林某也。」僕略不顧，欣然有喜色，脫其鉤，以楊柳貫之。復大呼「勿貫」，即又不聞，提之以歸。遇鄰人於門，遂呼「公速救我」。鄰人殊不識，但曰：「尚鮮尚鮮，速剖而烹之，可用佐飲膳。」甲窘甚，大罵曰：「我與爾比鄰有年，今不相救，反烹我乎何兇殘若此！」亦無應者。乃取以畀其妻。甲又連呼曰：「我也！奈何烹我！」其妻即又不答，乃攜之庖廚。百端呼號，皆不省。既被刃，大叫一聲，乃從牀上驚覺耳。視諸鄰人，魚固儼然在釜也，云：「向見魚口啞啞不已，實不聞聲。」

甲因自思，一心之動，便已易形，致受弓刀湯火之苦，以後遇物，絕不敢生歆羨想。然而化龜化鶴化牛化犬，仍不一而足，蓋用心既滑，略動則應之，不必羨也。而所化無不被禍者，被禍乃得返。唯無知之物，雖羨之亦不能化。家人知其如此，每見其淹淹欲絕，亦殊不經童。因是或數日，或數月，似死非死，而卒亦不死。

其友人章琢古妻陶氏，麗色也。以病死，經日忽活，親愛有加，而驗其性情嗜好。聲音舉動，絕不類向時。閨閣中多作友朋契闊語，而牀第之情或寡。章每謂重訂三生，便成隔世也。妻亦言不自知其故，並不記有向時情事者。時或束帶加冠，作男子容狀，見賓客常不避，或見他姓女流，反避焉。章頗患之。

一日，甲之弟乙來訪章。妻見乙，急前抱持痛哭，呼：「吾弟無恙」乙甚駭。而章甚怒，意其病狂也，牽而閉之室中。妻仍呼不止。乙恐犯嫌，即辭去。妻慟哭至暮。章素憐之，尋常不敢忤其色，至是怒其辱已，切責之，聲色俱厲。妻略不悔，亦不辯，唯求死不已。章無如何也，反以溫言慰之。妻曰：「我死志已決。欲我不死，須共如林氏，乃可。」詰其故，仍不肯言。章不得已，從之。既至林氏室，妻忽僵仆於地，氣已絕矣。章驚悼而呼，觀者環集，共相嗟訝。章既不知其妻暴死為何故，眾又不知暴死之人為何人，莫不以為奇絕矣。

忽一人自內鼓掌而出，曰：「吾友欺人太甚！乃使友人薦枕耶」視之，乃甲也。章亟叩其說，甲笑曰：「君妻久死，其復活者，乃我也。我向嘗見君妻，心驚其豔。一日晝寢，略憶之，則魂已離殼，直至君家。見其屍在地，遂憑之而起，至為君帳中人數月，亦宿緣也。向所以不自言者，懼相對懷慚衾影，且惑吾友耳。今乃得免是役矣。」言訖大笑，章亦失笑。時甲死已數月，至是復甦雲。

章聞其向有是疾，信其言之不謬也，昇妻而歸。是夜妻乃見於夢曰：「妾死之後，不知竟有替人。雖身有生死之分，而人無新故之別。妾亦克領其情，故久不欲泄。今行與郎長別矣！」慟哭而去。

身沒數月之後，始賦永訣，亦可異也。甲疾自是亦頓愈，以他疾終。

青巾儒士

昔鄉人某生，以名士自負。白謂能讀萬卷書，而最小服艾千於，至焚毀其遺集，唾罵不已。他人置之案頭，見之亦必擲之地、投之火。每為人言：「時無英雄，使豎子成名。脫千於遇我，當奴僕命之，猶懼其無能為役。」

一日，有青巾儒士來訪，談論古今文獻，辯若懸河。生舌戰屢屈。最後及艾千子，生作色曰：「此僕平生所最惡，奈何齒之」儒士曰：「古今才人如海，支派不同，安能盡投吾所好但隨其性之所近、才之所逮，以為崇尚耳。安見溯江者必廢河，渡淮者必輕漢哉！千子即不足學，置之可耳。滅裂詬詈，毋乃不廣」生復攻擊不已。

時案上有《春秋》一部，儒士因指而問曰：「子之學膽矣。《春秋》見於經傳者一百二十四國，能枚舉以相示否」生茫然，轉叩儒士，儒士因曆數如指諸掌。生亟稱其博，儒士笑曰：「此特艾公之餘事，君已不能。由此觀之，古人亦未可輕也。」即拂衣而出，欵然不見。

生且慚且驚，遂得狂疾，七竅流血死。

阿惜阿憐

蕭生者，詞人也，僦居金陵。有拉胡媚娘，甚麗，與生素好。生為賦《媚娘曲》，有

「南國佳人嬌於玉，擺亂風前腰一束。

娥眉輕點黛螺新，照得秦淮春水綠。」

「小樓西角斷雲飛，荳蔻春香猶在衣。

東風乍起庭鶯喚，楊花一曲送郎歸。」

云云。

一日，有少年造訪，飄巾麗服，丰采翩然。自言胡姓，盛稱生此詩之佳。坐談久之，頗相契洽。少年謂生曰：「君獨處無緒，敝廬伊邇，屈往往幾時，早晚促膝，更為深幸。」生慨然從之。既至，房宇不甚高敞，而繚曲精雅，頗稱幽居：有一園，屋數十楹，不施丹堊；而花木之盛，幾與平泉金谷埒。處生其中，設供具甚備。少年日至生所，劇談酣酌，風雅橫生。亦能詩，詩多俊語，生由是益愛之。

一日，有小婢詣生，出片紙書曰：「願錄《胡媚娘曲》一讀。」

字畫端麗。生問此何人書，婢笑曰：「主人之妹阿惜也。年十七，愛詩詞。朝來主人探親城南，故命至此。」生喜極，取碧箋函書以進。且附一律云：

「落拓單衫客，羈棲小玉家。

遙情牽旅夢，舊句感春華。忽聽能言鳥，來傳解語花。願調湘水瑟，彈和洞庭霞。」

付婢持以去。頗為縈念，延頸至暮，音耗不至。

次日，午窗獨坐，遙聞窗外低吟，潛步出聽。見桃桃花下，一女郎背花而立，手折花枝而嗅之，且嗅且啼，聞末二語云：

「英誇顏色好，能伴阮郎無」

生戲謂曰：「誰家玉人在此羞花乞以手中一枝見贈，看他能伴阮郎否」女郎回身，斜睇微笑，即以花擲之，低鬟轉避。生索狂蕩，徑前持其衣，曰：「阮郎非桃花可伴，伴阮郎者，乃卿也。」遂曳以行，女雖拒之，而步已姍姍移矣。詢之，即是阿惜，遂成

眷屬。

由是得聞即至，綢繆婉變，恩情日新。偶語及媚娘之事，生問：「卿兄妹何以知之？」惜曰：「媚娘乃吾從女兒。比來音問雖絕，彼處舉動，未嘗不知。」生因笑曰：「媚娘非媚，惜娘真有媚珠耳，」惜不覺慍見曰：「何相譏也？」從而謝之，猶未解。少年忽至，見之，怒曰：「相待不薄，何亂吾妹？」生慚伏不敢言，少年亟呼：「將吾拄杖來」惜前批其頰，曰：「但許爾臥榻上抱阿郎睡耶」少年笑，因謂生曰：「戲耳戲耳吾妹憐媚太甚，便以妹歸君。」

於是開正室，進麗服，焚香蕪燭，設五色氈氍，令行交拜之禮。美婢成行，諸姑畢至。開筵列宴，酒饌絡繹，琴瑟鏗鏘。引至洞房，椒蘭四壁，錦帷繡幃。衾枕既具，舊事新翻，愈覺歡洽。

生謂惜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可謂轉敗為功。但卿「抱郎」一語，使令兄前倨後恭，此何故也」惜笑而不答。生愈疑，詰之再四。惜曰：「今幸托絲籬，當不復以異類見擯。妾兄妹皆狐也，婢及諸姑亦皆狐也。兄亦能為女，我亦能為男。有李郎者，兄曾夫之，今已溘逝。妾所言，觸其舊事耳。」生以情親，竟不懼，乃更戲之曰：「卿試為男。」惜曰：「是何難但以被覆我，我呼乃啟之。」如其言，果作翩翩鬻童也，施雙角髻，衣綠羅衫，淺絳吳綾褲，美如冠玉，楚楚動人。生撫之曰：「古所稱奉餘桃、泣前魚者，殆不子過。」惜曰：「是何足道！但犬子輩所為，每不屑耳。彼既具男子之形，復享婦人之奉，陰陽淆亂，雌雄倒置，莫此為甚。妾之以女見，不以男見者，誠羞恥而賤惡之也。欲以信君，姑為此態，固已辱矣。願還本形。」生然之，覆被如前，復成阿憐。

翼日晨起，少年來揖，曰：「夜來吾妹漏言，惟君盛德，勿棄為感！」生指物矢心焉，且附惜耳曰：「爾能教若兄作女耶」惜因謂少年。少年笑而頷之，趨入帳中。須臾而出，花顏雪鬢，淺黛低顰，立於惜旁，瑩然雙璧。生因洩阿憐媒之，並妻焉，比於歷載。字之曰阿憐，因惜名也。閨門之內，頗稱柔淑。

生每偕兩女出遊，臨雨花，渡桃葉，見者羨慕之，以為神仙攜偶，下瞰塵寰也。有道士見之，引生私問曰：「君擁此，寧不懼乎」生色變，問其故，道士曰：「君妖氣賊神，不治將死。」生固疑二女或害己，乃以實告。道士書一符與之，令持歸，係於私處，交接之際，乃能勝之，則妖氣可除而元氣可復。言罷，飄然竟去。

生信之，夜將寢，懸符於兩股之間。二女已知，故詰之，不以告。惜怨怒曰：「久同枕席，何太無情，而使妖道竄入閨中乎」阿憐笑曰：「妹勿怒，當擒此野豬，遲則無及矣。」亟令生解符。符已不可解。令臥而燭之，則豕鬣蠕動著胯下，將啖其勢矣。生大恐，乃亟呼「二卿救我」。阿憐曰：「郎君負心，合受此禍。然我輩芳潔，安肯作烏將軍婦哉」阿憐已袖刀，即胯下割之。生楚極昏寐，有傾而蘇，見道士反縛於庭柱，二女指以問生曰：「是此物教爾否」生方怨道士賣己，起而撻之。道士低頭不語。二女曰：「此野豬魅也潛以隱身符授郎君，欲作郎君胯下物犯吾姐妹，而飲其元精，淫狠極矣！當令復其形而宰割之，為郎君取酒。」道士哀求，二女以水澆其首，條已化為一豕矣。命婢殺而烹之，味殊甘腴。

生飲酒既醉，求二女與寢。二女曰：「郎體已為豕氣所中，妾等義不可再辱，請從此辭矣。彼媚娘者，為淫媚過多，為神所怒，責令受生女體，墮入煙花，不復能自變化，竟失本來面目。此吾前車矣！」生聞言慘然，深自悔恨，並問此後能見否。二女凝思久之，曰：「三十年後，相見於少室山下，所以報伉儷之情也。」言罷灑泣，舉家望空而去。

生坐至天明，視所居，乃牛首山也。松柏蔭翳，人跡杳然。

向所熟游，故能識之。旋造媚娘述其事，媚娘亦罔然，不復記憶。

荷袈裟

從曾伯祖諱瞻，言其前身，鄰村寺僧也。僧素持念，有修行。

公父諱子惠，長者也，而家頗裕。僧甚慕之，嘗語人曰：「吾敲木魚、宣貝葉以種善果，惟願來生為公嗣子足矣。」一日，余族有人遇僧於里門，問何之，答曰：「子惠公家去。」已而公生。族人偶過公家，問：「僧至何事」皆曰：「僧未嘗來也。適舉一子耳。」族人甚訝，亦不言，即造寺訪僧，已捏槃矣。問僧氣絕之時，即已見僧之時，亦即公降生之時也。蓋公即僧轉世也。僧之志願於是乎遂。

公渾厚有德，藹然可親。孩提孺子，莫不依之，相與戲笑狎昵也。席厚履豐，康寧安樂，年八十餘而卒。平生寬衣緩帶，雙履拖沓，不甚修邊幅，人謂之「荷袈裟」雲。

又，新城僧經與涂翁相善。一日，翁坐堂上，僧忽至，徑入其婦室。翁怪之，就問，則無見也。時婦方產兒，惟一足未下。急使人覘於僧寺，僧已死矣，唯一足尚屈，引而伸之，而兒之一足遽下。遂名世誕，存故名也。長舉進士。一一與公事甚類。

又，餘聞古人說部所記前身事，僧居十之七八。是知輪迴因果說本釋氏，故其驗為特多。而叔子金環，大華念珠，其偶然者矣。

紫衣吏

吾鄉某翁，賈人也，饒於財而性吝，學者輕之。翁慨然歎曰：「所以不齒於諸君子者，不學故也。我老大，良已矣。我能教子，安見銅臭者之不書香乎」

其子方七歲，性奇魯。援師教之，禮隆意盛。師感其厚，訓牖百端。十年不能卒一冊，雖尋常字義，莫能解也。師不得意，辭去。復請他師，亦未就。

不得已，哲自督之，不住少懈。每夜三更，自攜粥及果餌，往助技勤。至則書聲瑯瑯，或對書默視，翁竊幸無師而其勤如此，雖愚可教也。後頗聞人言，其於實欺父，每夜假寐，聞父至則覺，父去則仍隱几耳。翁初不信，細察其故，蓋緣住宅與書舍稍隔，未至數十步，有石當道置未安，翁經其上，輒占杳作聲，子乃聞而覺之也。其夜密從他道行，掣棒伺窗外，子果昏睡幾上。翁氣塞，謂「不肖如此，留之且辱己」，痛決之。夜探無救者，其子竟斃於杖下。翁返內，亦不告其妻。

經兩日，將使埋之，忽其子趨入內，叩首翁前自陳：「架上萬卷書已盡讀，大人何責之深也」翁驚其復甦，叱曰：「爾不死，猶敢妄言」取數冊試之，背誦如流，不失一字，皆平生未嘗誦及者。翁喜極，復令出與諸儒試，則皆莫能難，反難諸儒。並角文，文亦莫能及。於是皆慚伏流汗，匍匐稱弟子。群知其天授，非人力也。向時輕翁者，皆願納交焉。

翁詳叩其由，子對曰：「是日杖死後，便有二神來相引。至一處，室宇如宮闕，中座一神如王者，指兒謂紫衣吏曰：「是為某翁子，其父教子頗篤，惜是子太愚，宜為易其心。」史乃剖兒心出之，別以一心置兒胸，仍引還。故兒得復見天地，書亦無所不記也。」

後舉進士，登仕籍，天下仰之。蓋吾鄉先輩之擅名於世者。

以傳聞異辭，不能確定其為誰。

胭脂娘

王氏為雲林巨族，家畜名書古畫，累世寶之；美人一幅，化工筆也，一一妖姬數人，倚闌撲蝶，一一掛於齋壁。王氏子韶，年十六，蓋風韻之士，而驚於情。每注畫神移，向壁癡語，殆有叫活真真之想，乃題二絕於橙首云：

「何處花間撲蝶姝，芳姿寧許畫工摹
桃源女伴尋夫婿，走入滕王尺五圍。」

「立望姍姍來未來，雲蹤留滯楚陽台。

東風誰道能輕薄，羅縵衣裳吹不開。」

題罷，書款曰：「二八王郎題贈美人」。諸姊妹一粲。父見之而曬，取藏之，韶不敢問。

父死。家稍落。韶舌耕於他姓。有族子無賴，盡竊其家書畫寶之。美人圖卷，亦未知流落誰手。韶嗒然懊恨，如喪拱壁。

他日客洪都，館於許氏西齋。其東索，主人之所偃息也，通於內室，客不得入。

一夕月明，鬆下若有紅裳素蕙、倚而招之者。就視之，一十七八麗女也。與至西齋，低鬟無語，而情意殊厚。數叩其名，始答曰「胭脂娘」。質未明，別去。韶意許氏姬妾帷薄不戒者。次夜又偕兩女來，皆靚妝麗服，妖嬈非常，一一曰絳花，一曰雲碧，一一纏繞而去。次夜絳花復送粉憐至，亦丰韻天然。前後共四人，承值無虛夕。相見之際，恍若熟識，終不記會遇何所。意四姬曾或共游，相見於柳堤花徑間，未可知也。一夕以問胭脂娘，胭脂娘曰：「郎向者贈妾等珠玉，何乃忘之？」韶懵然不省，亦弗深究。久之，四姬情益密。韶期以晝見，則皆不可，曰：「無使射工伺影也。」韶信之。後微以叩之旁人，則未聞主人曾有所謂四姬者。心頗疑而不敢問。

一夜，四姬並至，皆鎖眉斂態，有愁怨之容，韶怪之。曰：「與郎緣分盡此矣。」韶驚問其故，不肯言，因泣下，韶亦泣。四姬曰：「妾等各有新詩，願酬佳什。」雲碧詩曰：

「恨殺畫眉人，將儂作年少。

凝妝曉夜新，不向青荷照。」

粉憐詩曰：

「素靨低含笑，弓鞋左右看。

碧霞裙上蝶，猶自避齊紈。」

胭脂娘詩曰：

「曉起偽紅欄，口香花上唾。

遲回不啟唇，怕弄櫻桃破。」

絳花曰：「阿姊輩愁思豔語，詩雖佳，失酬和之意矣。妾當補之。」詩云：

「共得蕭郎顧，崔徽寫照真。

明晨尊酒畔，淒斷卷中人。」

韶曰：「諸卿妙才，團香鑊雪，今夕始露。鄙人方寸已亂，不能屬和矣。但末識此後猶得相見否？」四姬曰：「在相見不相見之間。」韶不解其語，問之，仍不肯言，遂灑淚訣去。

次日，主人謂韶曰：「君居此久矣，未嘗一至吾東齋。」遂置酒其中，邀韶飲。韶入東齋，舉頭周覽。忽見向所題詩美人圖，懸於齋中之西壁。而卷中人儼然所遇四姬也，臉暈消紅，眼波送碧，猶是夜來帶笑含顰之態，一一呼之欲出也。韶始而驚，繼而悟，久之淒然淚落，累累然和於酒樽中。主人怪之，韶秘不敢言，但言：「此畫吾家舊物，其上小詩，蓋韶作也。撫今追昔，是以悲耳。」主人亦豪士，毅然還之。

韶拜謝，持之歸，供之於衾帷之側，將之以神明之敬，而禱之以夫婦之私。花月之朝，風雨之夕，飲食未嘗不祝，夢寐未嘗不懷，而楚楚相對，卒亦無有心痛而從者。韶自是感疾，詠青蓮詩曰：「相見不相親，不如不相見。」遂大慟而卒，時年二十一歲。命以美人圖殉葬焉。

衣工

彭君坦齋翔履述一事，餘恍然曰：數之定也，豈不巧哉！

杭州吳山，俗呼城隍山。上有八卦石，倚城瞰江，風濤千里。鳳皇、秦望而外，此其大觀也。初，坦齋從其尊人南昌相國衡文兩浙時，畫舫青鸞，探奇剔勝，而獨未嘗一至所謂八卦石者。

丙午歸自京師，將赴豫章秋闈，取道於杭。阻舟西湖壩，逆旅孤悶。薄暮興發，徑攜一僕，求八卦石而登焉。煙景蒼茫，方圖縱目，忽見深樹中隱隱有人。使僕跡之，則一人解帶係樹，為投繯之計，亟救出之。問其所苦，其人自訴：「本姑蘇人，向業衣工。有中表某謂之曰：『於工賤而利微，非長策。倘傾子囊橐，得金若干，與子居貨餘杭，當獲數倍利。』吾甘其言而從之，遂為所給，金盡攫去。質衣而食，且盡矣。入雲棲寺求祝髮，寺僧不許。計無所出，獨來此山。見波濤澎湃、山林杳冥，益增悲涕。簞莽之際，適有帶荔衣蘿、出而擲揄者，不覺入其殼中。非仁人引手，已嘗夜台滋味矣。然涸魚爐蟻，苟延何為早離水火坑，末為非計也！」坦齋惻然，予之金而勸之歸。其人再拜而去。

夫坦齋文灑豪華，雖耽情遊覽，必朋簪客履，照耀山谷間，非一人一僕徒倚空山者。況素不治其履齒之地，乃於夕陽暮藹中倉卒領取哉坦齋之游，為衣工來也，數之巧者也。雖未竟其趣，山靈喜焉。

綠雲

福山劉生，假館鄉僻，為童子句讀師。盛夏晚涼，散步門外。暮霞層疊，殘照滿山，眺望間忘其遠近。旋有柳車飛至，車中人舉箔語曰：「油壁苦遲，勞君久佇。」視之，十七八好女子也，言詞泠泠，如嬌簧韻笛。劉愕然半晌，答之曰：「其實不候卿，得毋誤否？」女子顏赦，微愠曰：「甫讀數行講章，坐破氈，作牧牛兒，兩目乃遽無珠耶？」言已，趣車疾去。暮色蒼茫，頃刻不見，劉深怪之。

夜漸黑，逡巡而返，頓迷前路。方疑慮間，有數人囊燈而至，相謂曰：「尋著先生矣！」劉意館人迎己，漫從之。導行亂山中。入一巨宅，訝非故址，欲問之。一人前啟曰：「主君候堂下矣。」一老婦立燈光中，綠紗髻，短髮星星。見劉，熟視曰：「孀子眼故慧，果不誤也。」既就坐，從容曰：「向別尊府時，君猶總角，不意岐嶷若此。堂上人俱無恙耶？」劉故樸納，且末審是何世舊，躊躇不知所對，唯唯謙謝而已。

次日辭歸，老婦斂容曰：「弱雛失教，欲以西席相屈，幸毋謂棒栗不修，棄其孤嫠，實惟盛德！」劉以舊館為辭，老婦強之，遂留焉。

越日，潔治館舍，縹緗滿室，文具精良。老婦引二女出拜。

長綠雲，翠衿碧衫，豐態愁韻，目劉而笑。劉諦視之，即車中人也，心愈蓄疑，然不敢問。次素雲，甫垂髻，眉目明秀，衣裳如雪。二女天穎並絕，書一過即了了。劉初授以免園之學，輒置不一覽。喜誦佛經，不假師授，雖格磔鉤轉，而梵音清越。間摘奇字叩劉，劉莫能答。劉姿質奇魯，愛讀制科文字，竟日夜咿唔不絕，二女每竊笑之。劉雖慚怒，無如何也。侍女窺兒，亦令佐讀，聰悟稍遜二女，而苗條婉媚，便捷可憐；性好嬉戲，柳堤花圃，乘間竊游。劉禁之，不可，以告老婦。老婦曰：「是婢天性固然，姑聽之。」

一日，有陳家姨來，稱曰阿錦，華妝袿服，類金屋嬌。二女令謁劉，將使授業。叩問家世，劉具告之。阿錦艷然，謂二女曰：「是吾仇也。老母左臂箭瘢猶在，今既相值，庸勿報乎？」懷庭下石將投之。二女喻之曰：「怨毒雖甚，不在後嗣。」力勸而止。劉駭然，強謝之，始恨恨去。

又數日，索雲從劉受書，背誦如流。劉戲拍其背，遂啞。綠雲泣曰：「中其要害矣！」馳告老婦。老婦至，亦泣曰：「是兒夙根太慧，宜獲此報。非得菩薩楊枝露飲之，不能瘳也。」劉惶恐，因求去。老婦亦不復堅留，命綠雲脫金約指付劉曰：「此君家故物，今特歸趙。」臨行，酌杯酒告曰：「太夫人之惠，末之敢忘。弱息又辱門牆，藉君孺迪。此酒所以報也！」劉立飲之：覺胸中如滌刮，下氣大泄，神悟頓開，喉舌亦便利，無復期艾之苦。老婦命窺兒護車，進劉還家，須臾而至。

家人方覓劉。既見，皆欣忭。劉具述前事，并出約指觀之。劉母識之，曰：「異哉昔爾父蓄二鸚鵡，一母一雛。母白色，雛綠色，並能言。一日悲鳴求去，餘憐而放之，係以金戒環，而約之曰：『他日倘相見，以此為信。』即此物也。」忽視窺兒，已化為燕子，呢喃而去，門外之車亦杳。復論阿錦之事，蓋劉父嘗射雉於郊，中其左翼雲。

